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陳觀龍

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九

雜志二

高祖呼裴寂爲裴三明帝呼宋濟爲宋五德宗呼陸贄

爲陸九何晦摭言

羽𠍁一部十八曲十殄馬邑十一興晉陽十二濟渭隂

律樂圖

唐高祖次龍門代水清杜甫詩龍起猶聞晉水清詩話

太宗之平劉武周河東士庶歌舞於道軍人相與爲秦王破陣樂之曲後編樂府云隋唐嘉話

王績高祖武徳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醖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清流不許績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絶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耶棄官去自是

太樂丞爲清職追述革酒法爲經又採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磐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王績傳

王無功被召謝病詩橫裁桑節杖直翦竹皮巾鶴瞥琴亭下鶯啼酒甕春顏回唯樂道原憲豈傷貧西清詩話

鄂公尉遲敬德性驍果而尤善避槊每單騎入敵人刺之終不能中反奪其槊以刺敵海陵王元吉聞之不信乃令去槊刃以試之敬德云饒王著刃亦不畏傷元吉再三來刺既不少中而槊皆被奪去元吉力敵十夫由是大慚恨太宗之禦竇建德謂尉遲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長鎗相副雖百萬衆亦無奈我何乃與敬德馳至敵營叩其軍門大呼曰我大唐秦王能鬬者來與汝決賊追騎甚衆而不敢逼禦建德之役既

陳未戰太宗望見一少年騎驄馬鎧甲鮮明指謂尉遲曰彼所乘馬真良馬也言之未已敬德請取之帝曰輕敵者亡脫以一馬損公非寡人願敬德自料致之萬全及馳往并擒少年而返即王世充兄子偽代王琬宇文士及在隋亦識是馬實内廐之良也帝欲旌其能並以賜之隋唐嘉話

太宗謂尉遲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

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同

上

太宗謂鄂公曰人言卿反何故答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雖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皆鋒刃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於地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此相告何反以爲恨同上

尉遲敬德晚年餌雲母粉爲方外遊下帷短牒

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充於圖籍有交關語言構怨連結文書數百事太宗命杜如晦掌之如晦復稟上當如何太宗曰付諸曹吏行頃聞於外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復取文書背褁一物疑石重上親褁百重命中使沉滹沱中更不復省此與光武焚交謗數千章者何異龍城錄

玉龍子本太宗晉陽宫物文德皇后常賜大帝廣不數寸而温潤精巧非人間所有後則天以賜玄宗開元

中三輔旱祈禱無應乃密投於南山龍池風雨隨作及上皇幸西蜀迴次渭水左右臨流濯弄沙中得之太平廣記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為先妣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妄有指説非也尚書故實

碧落碑在絳州字雖多有不合法度處然布置美茂自有神氣當以唐碑觀之世傳陽氷卧看三日毀其佳者數字又言道士寫畢化烏飛去後及字欠一筆尤

爲可笑不知古文正當如此耳學古編

絳有碑篆千餘字李陽氷愛之其中有碧落二字因謂之碧落碑後有識者云有唐十三祀龍集敦牂哀子李訓等爲母造道門尊像兩墅記譚

并代人喜嗜麵切以吳刀淘以洛酒漆斗貯之擊鼓集老幼自以多寡取之至飽河東備錄

魏徵之子叔瑜善草以筆意傳其子及甥薛稷世稱之曰前有虞褚後有薛魏書史

唐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汾陰薛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鋭精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絶品睿宗在藩喜之譚賓錄

中書省中有磐石隋薛道衡爲内史侍郎嘗據以草制及唐高宗時道衡孫元超爲中書舍人每見輒泫然流涕同上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呼爲猴頰郎以居

常頤下有鬚若猴頷也其上有四靨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面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如言丐者豈非異人乎龍城錄

唐武士彟太原文水縣人微時與邑人許文寶以鬻材為事常聚材木數萬莖一旦化為叢林森茂因致大富士彟與文寶讀書林下自稱為厚材文寶自稱枯木私言必當大貴及高祖起義兵以鎧胄從入關故

鄉人云士龔以鸑材之故果逢構厦之秋及士龔貴達文寶依之位終刺史 咸定錄

高宗即位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采古誼爲景雲河清歌

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後也於是命樂工製道調 新書

高宗儀鳳三年於文水縣置太原王武士龔廟 唐書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二崔隴西趙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恥與他姓爲婚乃禁其

自姻娶於是不敢復行婚禮飾其女以送夫家嘉話錄

裴行儉工草隸高宗以絹素詔寫文選覽之秘愛其法賚物良厚嘗言褚遂良非精筆良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惟予與虞世南耳撰選譜草字雜體數萬言書品

陜州城内有鐵牛出土數尺大如五六斗鐵上有兩穴世人稱是鐵牛鼻又河址道觀中有一條出云是鐵

牛尾俗傳陜州北臨大河無此牛即城不復立河東楊諫立碑以頌之上元中衛伯玉爲陜州刺史發卒掘土以觀鐵牛之勢纔深二丈許其鐵即絶更無根系遂却於舊處以土掩之辨疑志

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沈佺期宋之問又加靡麗四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舉蘇武李陵與沈宋並稱也詩話

唐武后遊龍門令羣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左史東方虬詩先成設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復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錦袍衣之其詩曰宿雨霽氛流雲度城闕舊通志

武攸緒則天姪也恬淡寡慾日以周易及老莊書以自怡隱居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晚年肌肉充腴瞳有紫光晝能見星景仰撮書

中宗時韋武間爲雅會各攜名香比試優劣名曰闘香

韋溫挾椒塗所賜常獲尅　隋唐嘉話

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略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皇漢膺赤帝之禎符當素靈之缺運俯張地紐彰鳳舉之符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歷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

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鑒豈不惜哉固當匿魂東峰收魄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櫢銷盡羽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檄到遂除項羽廟餘神並盡惟會稽禹廟存焉耳目記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

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允其代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夫善之感人有如此者柳宗元初遷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裴度亦爲禹錫言得改連州韓退之作子厚墓誌實載其事以爲世勸夫即一善而稱之宗元可追蹤於仁傑矣此事摘録

狄仁傑登太行山親在河陽反顧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蘇氏家語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於午橋南别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脩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兎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啟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耳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

主公大慙而退 摭異記

梁公家傳

天后製袍字賜仁傑曰敷政術守清勤升顯位勵相臣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

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

入奏事則天令升坐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

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争先三籌

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

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為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寞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集異記

素娥者武三思之姬人也三思初幸喬氏窈娘能歌舞

三思曉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之藝也未幾沉於雒水遂族喬氏之家左右有舉素娥者曰相州鳳陽門宋媼女善彈五弦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娥既至三思大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唯納言狄仁傑稱疾不來三思怒於座中有言宴罷有告仁傑者明日謝謁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應召然不覩麗人亦分也他後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門素娥聞之謂三思曰梁公強毅之

士非欵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再燕不可無請不召梁公也三思曰倘阻我燕必族其家數日復燕客未來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於内寢徐徐飲酒待諸賔客請先出素娥畧覩其藝遂停杯設榻召之有頃蒼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見忽於堂奥中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即素娥語音也細於屬絲纔能認辨曰請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某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

月之妖上帝遣來亦以多言蕩公之心將興李氏令梁公乃時之正人其固不敢見其嘗爲僕妾寧敢無情願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遺種矣言訖吏問亦不應也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禮仁傑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客奏其事則天嘆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甘澤謠

奉和聖製夏日遊石淙山詩各七言一首時應制者有內史狄仁傑汾陰縣開國男薛曜曜奉勑正書刻石

乃久視元年五月十九日也新舊唐書未載 詩序

狄梁文獻公臨薨屬其家人曰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乃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汝曹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此語不惟知佛而且善學佛者矣自韓愈以下凡號斥佛者其見俱未及此 西軒客談

唐嗣聖二年瀛州清苑人魏名确至岳廟見二人一衣白一衣紫侍從甚肅自云我五岳大使發兵馬六十萬爲國討賊五岳大神九月二日俱會此山名确還

延朱去神怒羣之廟中咨之祝史楊仙童馳白州將以聞勑遣上宮内謁者齋神衣禮物以赴㑹期州將寮寀共陪宴饗後賊果平婁虚心北岳碑

薛稷善書師褚河南時人語曰買褚得薛不落節書品

梓川通泉縣壽聖寺聚古堂有薛稷所書慧普寺三字徑三尺稷尤善畫鶴屏風六扇畫樣自稷始蜀志

薛少保者名稷天后朝位至太子少保文章學術名冠當時而好圖畫畫品録云秘書省有薛少保畫鶴時

稱一絶又聞蜀郡多有公畫盧求成都記云府衙院西廳少保畫鶴與青牛屏少保自眉州司馬遷移文記令改舊制無畫蹤矣益州名畫録

薛稷真行書如風驚苑花雪惹山栢闗採如淵月沉珠露花濯錦續書品優劣

薛稷書慧普寺老杜以爲蛟龍岌相纒今見其本乃如柰重兒握蒸餅勢信老杜不能書也海岳名言

長安初張易之奏天下義工潢治秘府圖書乃密使摹

肖殆不可辨竊其真藏於家既誅悉爲薛稷取去稷又敗岐王範得之後卒爲火所焚摭言

張騰芮城人仕爲桃林令永淳元年卒年八十六葬後光宅元年其子武智與姪寶藏行墓側見騰衣冠整肅侍從二人若素日居官時狀良久方失武智等號攀莫及乃刻石爲像日供奉之石像至今尚存人咸以爲異焉舊通志

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爲名閥天后時宰

相魏元同選尚書子先爲壻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爲衣食資願下髮爲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厚豐必有令匹子孫將徧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荆門則裴齊裴以迎矣今勢利之徒信誓如反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柳玭家訓

聞喜之裴自後漢裴輯而下葬北倉村數里間凡五十二人皆尚書侍郎國公將相亦宇内之罕有也燕閒

錄
御史大夫裴談妻悍妬談畏之如嚴君時韋庶人頗襲
武后之風中宗漸畏之内宴互唱迴波辭有優人曰
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是裴談内裏
無過李老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因話錄
裴炎爲中書令時徐敬業令駱賓王畫計取炎同起事
賓王乃爲謡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炎
訪學者令解之賓王北面拜曰此真人矣遂與敬業

等合謀起兵炎從内應則天因誅炎太平廣記

河東衛遂中好學有辭辨與來俊臣有舊常携酒謁俊臣俊臣方與妻族宴集應門者紿云已出矣遂中知妄入其宅嫚駡毀辱之俊臣恥其妻族命毆擊反接既而寃之自此構隙太平公主等共發俊臣罪棄市唐書

唐本紀公孫大孃舞西河劒器瀏跂頓挫獨出冠時一人而已名劒記

曹將軍霸九馬圖後藏薛紹彭家 攷古録

景龍初明皇爲潞州別駕一日據案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拜呼萬歲曰臣黑衣使者墨之精龍賓也帝命掌記珍藏及登位猶取示詞臣名龍香劑 開寶遺事

唐明皇在潞時寢壁蝸篆成天子字明皇驚懼塗去數日復然如此者三後登大寶琢玉成蝸及金銀鑄成者凡數百供之功德前後時有人得之者 舊通志

唐時民間以玄宗自潞州還京師製還京樂曲唐書

景雲初語曰前有裴馬後有盧李裴行儉馬戴盧從願李朝隱皆爲吏部侍郎典選同上

景雲初蕭至忠刺晉州將以臘日畋遊先一日有採薪者暴瘧不能歸因止巖穴之下夜將艾似有人聲伏而窺之有一人身長丈餘向谷長嘯俄而羣獸俱至長人宣言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命明日蕭使君當順時畋獵爾等若干合死於箭死於鎗死於網罟鷹

犬言訖有虎與麕皆屈膝求救長人曰吾聞東谷嚴四兄善謀爾等可就彼祈求羣獸皆喜使者東行羣獸畢從時樵者疾少間隨往覘之見茅屋中懸一虎皮有黄冠者名含質即嚴四兄也驚起見使者曰濶别已久得非酖羣生獵日刑名而至此乎使者曰然彼求救於四兄四兄當爲謀之虎麕狐兎皆屈膝哀請嚴曰蕭使君每役人必恤其饑寒若祈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則不復獵矣又對使者云向在仙都豈

意千年爲獸身悒悒不樂因述懷一章又云我譴謫已滿行歸紫府題數行於壁使後人知僕曾居此也

全唐詩序

唐景雲中閬喜裴寬爲潤州叅軍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叅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

佳壻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覩之寛時衣碧瘦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鸛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寛寛仕至戸部尚書天寶間稱舊德以寛爲首嘉話録

裴耀卿勤於王政夜看案牘晝決獄訟常養一雀每夜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時急鳴耀卿呼爲知更雀又於廳前有一大桐樹至曉則有羣烏翔集以此爲出廳之候故呼爲報曉烏時人美焉開元天寶遺事

侍中裴光庭以主事閻麟之爲腹心專主吏部過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口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唐書

裴光庭累典名藩皆有異政玄宗謂宰相曰裴光庭性好除惡如扇驅蚊蚋焉唐語林

相州刺史張說坐有善相者說遍問官屬後孰當貴工指李憕後憕仕至禮部尚書贈司徒謚忠同上

唐玄宗欲用張嘉貞爲相而忘其名夜召中書侍郎韋

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令爲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邱乎今爲朔方節度使上即使作詔以爲相夜且半因閲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即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書

開元時張嘉貞爲相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語政事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同上

潞州啟聖宮有明皇鼓枕斜書壁處并腰鼓馬槽並在

公爲潞州從事皆見之尚書故實

帝寢喜神仙之事詔道士司馬承禎製元真道曲茅山

道士李會元製大羅天曲工部侍郎賀知章製紫清

上聖道曲以合奏於慶唐之觀及太清宮成太常卿

韋縚製景雲九真紫極小長壽承天順天樂六曲亦

皆奏焉唐會要

開元中定蒲州爲四輔陜州絳州爲六雄晉州爲十望

通典

唐明皇餞裴寛爲大原尹詩德比代雲布心如晉水清

唐詩話

昔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憬藏者能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台司此意何也後數日貶台州刺史嘉話録

河東公出鎮并州日上問有何事但言之奏曰臣有弟嘉祐遠牧方州手足支離常繫念慮上因口敕張嘉

祐可忻州刺史忻州河東屬郡上意不疑公亦不讓豈非至公無隱出於常限也同上

天寶初陜州刺史李齊物開砥柱通漕路發重石下得古鐵戟若鏵然銘曰平陸上之詔以名縣唐地理志

天寶八載四月初一日太平縣東北村有王叟種瓜於陽陂末引蔓忽見紫衣金冠道人貌甚奇自東南來向叟處求瓜叟曰時維夏初花尚未吐安有瓜可獻乎道人引手指曰此瓜已熟何言無也叟隨所指尋

之即有爪二枚馨香異常道人忽不見叟因獻之朝蒙賜賫兼勅於爪田創建琳宫賜額曰真遊舊通志

韋述舉進士時甚少儀形眇小考功郎宋之問曰韋學士童年有何事業對曰性好著書之問曰本求異才果得遷固嘉話録

明皇將幸蜀登花蕚樓使樓前善水調者登而歌汾陰行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秖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顧侍者曰誰爲此曰宰相

李嶠詞也因凄然涕下遽起曰嶠真才子也不待曲終而去 傳信記

楊貴妃小字玉環弘農華陰人也後徙居蒲州永樂之獨頭村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元琰蜀川司户貴妃生於蜀嘗悞墜池中後人呼爲落妃池池在導江縣前 太真外傳

明皇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 同上

天寶初楊貴妃常以假鬢爲首飾而好服黄裙時人語曰義髻抛河裏黄裙逐水流同上

天寶十載上元節後廣寧公主駙馬程昌裔停官楊氏轉横當時謡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門楣同上

明皇於禁苑中初有千葉桃盛開帝與貴妃日逐飲於樹下帝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開元天寶遺事

奉御湯中以文瑶密石中央有玉蓮湯泉湧以成池又縫錦繡爲鳧雁於水中帝與貴妃施鈒鏤小舟戲翫於其間宫中退水出於金溝其中珠纓寶絡流出街渠貧民日有所得焉同上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嘆羨久之帝指貴妃示於左右曰争如我解語花同上

貴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熱嘗凌晨獨遊後苑傍花樹

以手扳枝口吸花露藉其露液以潤肺又嘗於夏日每含一玉魚兒於口中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觧其熱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於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紅同上

冬至日大雪至午雪霽有晴色因寒所結簷溜皆為冰條妃子使侍兒敲下二條看玩帝自晚朝視政回問妃子曰所玩何物耶妃子笑而答曰妾所玩者冰筯也帝謂左右曰妃子聰慧比象可愛也同上

上與玉真恒於皎月之下以錦帕裹目在方丈之間相
挻戲玉真挻上每易而玉真輕捷上每失之滿宫之
人撫掌大笑一夕玉真於袿服袖上多結流蘇香囊
與上戲屢挻屢失玉真故以香囊惹之上得香囊無
數已而笑曰我比貴妃差勝也謂之挻迷藏致虛雜
俎
明皇與貴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統宫妓百餘人帝統小
中貴百餘人排兩陣於庭旋中目爲風流陣以霞帔

錦被張之爲旗幟攻擊相鬬敗者罰之巨觥以戲笑時議以爲不祥後果有禄山兵亂天意人事不偶然也開元天寶遺事

八月十五日夜上與貴妃臨太液池憑欄望月不盡帝意不快遂勅令左右於池西岸别築百尺高臺與吾妃子來年望月後經禄山之兵不復置焉惟有基址而已同上

太真妃最善於擊磬拊搏之音冷冷然新聲雖太常梨

園之能人莫加也上令採藍田綠玉琢爲器上造簨簴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又鑄二金獅子作拏攫騰奮之狀各重二百餘斤其他綵繪縟麗造作神妙一時無比也上幸蜀回京師樂器多亡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悽然不忍置於前遂命送太常至今藏於太常正樂庫傳信記

天寶十三載宮中下紅雨色若桃花太真喜甚命宮人各以碗杓盛之用染衣裙天然鮮豔惟襟上色不入

處若一馬字心甚惡之明年七月遂有馬嵬之變致虛雜俎

世所稱青瑣集楊妃別傳以爲開元錢乃明皇所鑄上有甲痕乃貴妃掐迹殊不知唐談賓録云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及書皆歐陽詢之所爲初進樣文德皇后掐一痕因鑄之能改齋漫錄

貴妃父楊元琰少時嘗有一刀每出入於道塗間多佩此刀或前有惡獸盜賊則所佩之刀鏗然有聲似警

於人也元琰寶之開元天寶遺事

楊國忠初因貴妃專寵上賜以木芍藥數本植於家國忠以百寶粧飾欄楯雖帝宮之內不可及也國忠再用沉香爲閣檀香爲欄以麝香乳香篩土和爲泥飾壁每於春時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客於此閣上賞花焉禁中沉香之亭遠不侔此壯麗也同上

楊國忠家以炭屑用蜜捏塑成雙鳳至冬月則燃於爐中及先以白檀木鋪於爐底餘灰不可參雜也國忠

又於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令遮風蓋藉人之氣相暖故謂之肉陣同上

楊國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紅燭圍於左右當春至之時求名花異木植於檻中以板為底以木為輪使人牽之自轉所至之處檻在目前便即歡賞目之為移春檻同上

楊國忠子弟以奸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氷令工人鏤為鳳獸之形或飾以金環綵帶置之雕盤中送

與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受此惠同上

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氷使匠琢爲山周圍於宴席間座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纊者其驕貴如此也同上

天寶中楊國忠權勢漸高四方奉貢珍寶莫不先獻之豪富奢華朝廷間無敵忽有婦人自投其宅請見國忠閽人拒之婦人大叫言於閽曰我直有一大事要白楊公爾如何艱阻我若不令得見楊公我當令火

發盡焚楊公宅閽人懼遂告國忠國忠甚驚遽召見婦人見國忠曰公為相國何不知否泰之道耶公位極人臣又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逸不節德義不修壅塞賢路諂媚君上又久矣略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蹤跡以社稷為念賢愚不别但納賄於門者爵而禄之才德之士伏於林泉不一顧録以恩付兵柄以愛使民牧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國忠大怒問婦人曰汝自何來何造此觸犯宰相不懼

死耶婦人曰公自不知有死罪𦐂以我爲死罪國忠怒極命左右欲斬之婦忽復自滅國忠驚疑未久又復立於前言笑自若言訖而出逐之不見瀟湘録

虢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開元天寶遺事

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高八十尺豎之高山上元夜點之百里皆見光明奪月色也同上

虢國創一堂價費萬金堂成工人償價之外更邀賞伎

之直復授絳羅五千疋工者嗤而不顧虢國異之問其由工曰某生平之能殫於此矣苟不加信願得螻蟻蜡蜴蜂蠆之類去其目而投於堂中使有隙失一物即不論工直也於是又以繒綵珍貝與之津陽門詩註

馬嵬老媪拾得太真襪以致富其女名玉飛得鳳頭履一隻真珠口以薄檀爲苴長僅三寸玉飾飛奉爲寶不輕示人娜嬛記

杜牧華清宫詩云長安回望繡城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尤膾炙人口據唐記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宫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矣玉匣記

明皇在東都晝夢一女容貌豔異梳交心髻大袖寛衣拜於牀前上問汝何人曰妾是陛下淩波池中龍女衞宫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

曲以光族類上於夢中爲鼓胡琴拾新舊之曲聲爲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會禁樂自御琵琶習而翻之與文武臣僚於凌波宫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有神女出池心乃所夢之女也上大悦語於宰相因於池上置廟每歲命祀之太真外傳

齊凌波以藕絲連蠣錦作囊四角以鳳毛金飾之實以辟寒香以寄鍾觀玉觀玉方寒夜讀書一佩而徧室俱煖芳香襲人鳳毛金者鳳皇頸下有毛若綬光明

與金無二而細輭如絲遇春必落山下人拾取織爲金錦名鳳毛金明皇時國人奉貢宮中多以飾衣夜中有光惟貴妃所賜最多裁以爲帳爍若白日林下詩談

老杜作麗人行云賜名大國虢與秦其卒曰慎勿近前丞相嗔虢國秦國何預國忠事而近前即嗔耶東坡言老杜似司馬遷蓋深知之許彦周詩話

東坡云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爲患子儀禱河伯曰水

悉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惜乎此事不見於史也李庸談記

郭汾陽在河中禁軍無故馳馬犯者輒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諸子泣告虞候縱橫之狀王叱之曰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乳兒汝輩奴材也因話錄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渾肅宗宴於宫中女優

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參軍椿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為假官之長所謂椿者及侍宴皆笑樂公主獨俛首顰目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寃横又豈忍使妻與羣優雜處為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江行雜錄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旅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浚儀尉劉彦莊喜賓容遂往告之彦莊客申屠生者善鑒人自云八十已上頗箕踞傲物雖知名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琳至則言款甚狎彦莊異之琳既出彦莊謂生曰他賓客賢與不肖未嘗見生與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衣耳何辭之容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爲君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爲君結交耳然

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處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宜志之彥莊遂館之數日厚與車馬送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恵今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不知所在琳後擢進士登第累佐大府大歷中除州刺史時彥莊任修武令悞斷獄有死者爲其家訟寃詔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陷賊朱泚中方削髮爲僧泚知之竟逼受

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矣前定錄

杜荀鶴題歷山舜祠詩昔舜曽耕地遺風日寂寥世人郍肯祭大聖不興妖殿宇秋淋壞杉松夜火燒時謠競淫祀絲竹醉山魈註云山有廟呼為帝二子多變妖異為時所敬全唐詩序

筆公尖頭奴䰢古彌也細眼奴文中子謂房𤣥齡也毘婆武后也譚名錄

郭元振少時美風姿有才藝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壻元振曰知公門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倉卒更待忖之張曰吾女各有姿色即不知誰是匹偶以子風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令五女各持一絲幔前使子取便牽之得者爲壻元振忻然從命牽一紅絲線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後果然隨夫貴達也開元天寶

遺事

代國郭元振謹按李邕撰行狀云自我有唐受命相臣

未有二親存者唯元振而已卓異記

郭元振落梅粧閣有婢數十人客至則拖鴛鴦襭裙衫一曲終則賞以糖雞卵明其聲也宴罷散九和握香

叙聞録

郭代公愛姬薛氏貯食物以散風奩收粧具以染花奩

品物類聚記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不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久而絶遠有燈火之光以爲人居也徑往尋之八九

里有宅門院宇甚峻入廟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肴
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
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上東閣有女
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人耶鬼耶何陳
設如此無人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
禍福人每歲求禍於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
妾雖陋拙妾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
人之女並爲遊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鏁而去以適

於將軍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令惴惴哀懼君誠人耶能相救免畢身為掃除之婦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曰吾忝為大丈夫必力救之若不得當殺身以徇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堦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峙立於前若為賓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車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逡巡二黄衫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曰吾當為宰相

必勝此鬼矣既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將軍曰入有戈劍弓矢翼以入即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日嘉禮願爲小相耳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於囊中有利刃思欲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腊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厨願削以獻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腊幷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之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

無機乃投其脯挺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脫衣纏之令僕夫出望之絕無所見乃啓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久汝既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誓爲僕妾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猪蹄也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舁櫬而來將收屍以備殯殮見公及女皆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以

告焉鄉老共怒公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配以女才無他虞此禮不設即風雨雷雹爲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暴於神此鄉何負當殺卿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於事我天下之達理者爾衆其聽吾言夫承天而爲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

爾呼將軍者神明也神固有豬蹄者乎且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曹無正人使爾少年之女橫死於妖畜積罪動天安知天不使虐焉從吾言當為爾除之永無聘禮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曰願從命公乃令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鍬钁之屬相隨尋血而行纔二十里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斸之應手漸大如甕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豬無前左脚血卧其地突烟

走出斃於圍中鄉人翻共相慶會錢以酬公公不受曰吾爲人除害非鬻獵者得救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爲人托質血肉閨闈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令日貪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鑠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爲念矣泣拜而從公公多岐慰喻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生遠地而至於鬼神終

不能害明矣幽怪錄

柳芳少與趙驊殷寅顔真卿陸據蕭頴士李華邵軫友時人語曰殷顔柳陸李蕭邵趙謂能全其交也柳芳傳後

龍門王氏勔勮勃皆著才名助劼又以文顯福時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嘗詫韓思彦思彦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邪使助出其文思彦曰生子若是可誇也新唐書

王勃好讀書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書之不易一字時人謂之腹稿同上

王勃圍棊率下四子成一首詩勃猶詑之向人曰吾自奪造化雖一時之間百用亦可棋天洞覽

王右丞維工人物山水筆意清潤畫羅漢佛像至佳平生喜作雪景劍閣棧道巖崗曉行捕魚雪灘村墟等圖其畫輞川圖世之最著也葢其胷次瀟灑意之所至落筆便與庸史不同畫史

王維居輞川宅宇既廣山林亦遠而性好温潔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掃飾者使兩童專掌縛帚而有時不給洛陽妟記

王摩詰貯蕙蘭用黄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得宋之問藍田别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廸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以元談爲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酒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玉壺氷

王維王縉以科名文學冠絶當代時人曰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詩杜陽編

石甕寺兩壁皆王右丞山水畫也會昌寺毀失之鄭嵎津陽門詩烟中壁碎摩詰畫詩話

王維寫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竇之時𥧌(?)𨗳閤獨坐注視作山水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風雨飛去嫏嬛記

王維種紅蕉於輞川莊嘗寫蕉池積雪不徒以供揮灑

也郟九成韶雪齋詩何當寫置王摩詰更添幾葉紅芭蕉詩話

余見王右丞山莊圖又雪霽捕魚圖山莊樹葉皆如个字其雪霽枯樹圖似郭熙二卷皆無款疑宋人臨墓也陳繼儒書畫史

王維畫小輞川摹本筆細在長安李氏人物好此定是真若比世俗所謂王維全不類或傳宜興楊氏本上摹得文彦博太史小輞川拆下唐跋自連真還李氏

一日同出坐客皆言太史者真唐張彥遠名畫記云

類道子又云雲峯石色絶迹天機筆思縱横參於造

化孫氏圖僅有之餘未見此趣畫史

趙大年畫平遠絶似右丞秀潤天成真宋之士大夫畫

此一派又轉爲雲林雲林工緻不敵而荒率蒼古勝

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二人爲宗使人玩

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畫家之妙全在烟雲變滅中

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唯

以雲山為墨戲此語雖似過正然山水中着意生雲不用描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論畫瑣言

范大珪字君錫富鄭公壻同行相國寺以七百金常賣處買得雪霽圖破碎甚古如世所謂王維者劉伯玉相值笑問買何物因衆中展示伯玉曰此誰筆余曰王維伯玉曰然適行一遭不見其有所歸乎余假范人持之良久并范不見翼日去取云已送西京矣同

行梅子平大怒曰吾證也可理於官豈有此理余笑曰吾故人也因以贈之今二十年矣范卒已十年不知所在米芾畫史

王晉卿收江南畫小雪山二軸易余歲餘小木一筆經起作枝葉如草書不俗後易書與蘇之友李伯時云其父所收失去知在晉卿家不知歸余恨不得易云

王維筆非也同上

江干初雪圖真跡藏李邦直家唐蝎本世傳寫摩詰所

作未有元豐間王禹玉蔡持正韓玉汝章子厚王和
甫張邃明安厚卿七人題詩建中靖國元年韓師樸
相邦直厚卿同在二府時前七人者所存惟厚卿而
已持正貶死嶺外禹玉追貶子厚方貶玉汝和甫邃
明則死久矣故師樸繼題其後曰諸公當日聚巖廊
半謫南荒半已亡惟有紫樞黃閣老再開圖畫看瀟
湘是時邦直在門下厚卿在西府紫樞黃閣謂二人
也厚卿復題云曾遊滄海困驚瀾晚涉風波路更難

從此江湖無限興不如祇向畫圖看而邦直亦自題云此身何補一毫芒三辱清時政事堂病骨未為山下土尚尋遺墨話存亡余家有此摹本併録諸公詩續之每出慨然自元豐至建中靖國幾三十年諸公之名宦亦巳至矣然始皆有願為圖中之遊而不暇得故禹玉云何日扁舟載風雪却將蓑笠伴漁人王汝云君恩未報身何有且寄扁舟夢想中其後靡謫流竄有雖死不得免者而江湖間此景何處不有皆

不得一償厚卿至爲危辭蓋有激而云豈此景無不可得亦自不能踐其言耳石林詩話

王維渭城曲一曰陽關乃送元二使安西詩也後被於歌唐人詩話

唐詩記事作送容詩元姓二行也其名不見於史出使安西貞觀十四年平高昌置安西大都護府顯慶三年徙龜茲都督府復治西州東接焉耆西連疏勒南鄰吐蕃北拒突厥今安西城在陝西静虜衛陽關三

畫圖譜

孟浩然王摩詰詩自李杜而下當爲第一老杜詩云不見古人王右丞又云吾憐孟浩然皆公論也

彥周詩話

客以按樂圖示王維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

酉陽雜俎

朱慶餘過孟浩然舊居詩平生誰見重應只是王維

詩序

王維官給事中晚築輞川别業後捨爲清源寺杜甫崔氏東山草堂詩何爲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

全唐詩話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溪白石出玉川紅葉稀山路原無雨空翠濕人衣　東坡别集

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言之又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應三疊之説

則叢然無復節奏予在密州有文勲長官者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凄斷不類向之所聞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古本三疊蓋如此及在黄州偶得樂天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第一句再疊則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聲則第一句不疊審矣東坡詩話

劉禹錫初貶召還又忤宰相被黜十年再召還與歌者

何戡詩曰二十餘年别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與殷懃唱渭城謝枋得云夢得怨舊時之害已者今無一存唯一妓獨在不勝情三字極有味按此則右丞之詩在唐時已入謌曲矣陽關三疊譜

秦太虛云右丞此絶句近世又歌入小秦王更名陽關令雙調有曰小陽關又見大石同上

王右丞出塞作第三句暮雲空磧時驅馬又七句玉靶

角弓珠勒馬重一馬字李于鱗諸子俱不能定偶閱楊用修集云鮑照詩秋霜曉驅雁春雨暗成虹佳句也又陽休之洛陽伽藍記有北風驅雁千里飛雲之語則暮雲空磧句當作時驅雁無疑矣王元美極賞敬美定開山幽居爲開士幽居愚竊謂此相校讐差覺勝耳維園鉛摘

開元中王之渙與王昌齡高適齊名共詣旗亭貰酒小飲有梨園伶官十數人會讌三人因避席偎暎擁爐

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奏樂皆當時名部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甲乙今者可以密察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爲優初謳昌齡詩次謳適詩又次復謳昌齡詩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指諸妓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殊非我詩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次至雙鬟發聲果謳曰黄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因大諧笑曰田舍奴我豈欺汝哉諸伶詣問

語其事乃競拜乞就筵席三人從之飲醉竟日集異記

薛業天寶間處士西遊廬山趙補闕驊王侍御定張評事有畧各以文贈獨孤及嘗稱其敎於詩困於學敏於行口弗言祿祿亦弗及識其真者以為永嘆今存詩二首寄柳博士芳云年年為客不到舍舊國存亡那得知芳解人是業殆汾陰薛氏也全唐詩序

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二句薛據之詩也杜子美懷

據詩即用爲句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唐詩紀事

寶應二年户部郎中裴諝出爲廬州刺史郡有二遷客其一曰武徹自殿中侍御史貶爲長史其一曰卜仲卿自刑部員外郎貶爲别駕諝至郡三日二人來候謁諝方與座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縣主簿房觀請謁諝方與二客話舊不欲見觀語吏曰謝房主簿相訪方對二客請俟他日吏以告觀觀曰某以使

君有舊宜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諝諝曰吾中外無有房氏爲舊者乃令疏其祖父官諱觀具以對又於懷中探一紙舊書以授吏諝覽之愀然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弔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顧左右問曰此有府職月請八九千者乎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遽命出牒以署觀時二客相顧甚異之而莫敢發問諝既就榻嘆息因謂二客曰君無爲復患還謫事固已前定其開元七年罷河南府文學時至大梁有陸

仕佳爲浚儀尉其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陳留尉李揆開封主簿崔器方食有襄州功曹參軍房安禹繼來時坐客聞其善相人皆請之安禹無所讓先謂仕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之君此去二十年當爲府寺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局亦有壽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位極人臣後二十年廢棄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謂其曰此後歷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言訖將去私謂其曰少

間有以奉託幸一至逆旅既歸其即繼往至則言款甚容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郎爲江南郡守其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爲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當令奉謁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禄願假俸十千以下此即安禹子也徹等咸異其事仕隹後再受監察御史卒器後爲司農丞肅宗在靈武以策稱㫖驟拜大司農及歸長安累奉使後十餘年竟不至本曹局㩀其年授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與時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

國子祭酒充吐蕃會盟使既將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止南陽令（前定錄）

唐代宗時昭義節度使王虔休嘗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經天誕聖樂因上誕日以獻其樂以宮為君示五聲有君也以土為德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凱登庸於朝云後中和樂本於此麗成等十人並補太學生（會要）

胡證尚書質狀魁偉膂力絕人與裴晉公度同年公嘗

狎遊爲兩軍力士十許輩凌轢勢甚危窘公潛遣一

介求救於胡胡衣皂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

失色胡後到飲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杯盤無餘瀝

逡巡主人上燈胡起取鐵燈臺摘去枝葉而合其跗

背横置膝上謂衆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令凡三鍾飲

滿一遍三臺酒須盡仍不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躋

胡復一舉三鍾次及一角觥者凡三臺三遍酒未能

盡淋漓逮至並坐胡舉躋將擊之羣惡皆起設拜叩

頭乞命呼爲神人胡曰鼠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令去唐北里志

胡證拜振武節度使道河中時趙宗儒爲帥證備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獻宗儒詩曰詩書入京國旌旆過鄉關州里榮之因話録

嶺南節度使河中胡證殖財自奉養奴數百人營第脩行里彌亘閭陌車服器用珍侈遂號長安高貲素與賈餗善李訓敗衛軍利其財聲言餗匿其家争入剽

刼執其子瀫閉左軍至斬以徇唐書

御史嚴宣前任洪洞縣尉日被長史田順鞭之宣爲御史彈順受贓二百貫勘當是實順訴宣挾私彈事勘問宣挾私有實順受贓不虛判曰田順提輿晉望讓珮汾陽作貳分城糸榮半剌性非卓茂酷甚崔林鞭危甯以振威辱何夏而逞志嚴宣昔爲郊尉雌伏喬元之班今践憲司雄飛杜林之位祁奚舉薦不避親讐鮑永繼愆寧論貴賤許揚大辟詎顧微嫌振白鷺

之清塵紀黃魚之濁政貪殘有核贓狀非虛此乃爲國鋤凶豈是挾私彈事二百鎰坐法有常科三千獄條刑茲罔捨張鷟判決錄

武黃門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逼元衡大觥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乾膢子

武元衡遇盜是時裴晉公同行並繼趨朝吏載氊帽雖傷不害以馬逸得脫考其時乃六月下旬也畫墁錄

浣花龍興寺成都記云本正覺寺內有前益州長史臨淮武元衡并從事五人具朝服繪於中堂淳化五年兵火後無畫蹤矣益州名畫録

裴晉公質狀眇小有相者曰郎君形神不入相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今殊未見貴處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置一緹繒於僧伽欄楯祈祝擲筊瞻拜而去度見其所置收取至暮婦人竟不至詰旦復攜來向者婦人疾趨撫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

犀帶一以賂津要不幸遺失吾父之禍無所逃矣度因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不答而去後見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某所知也度果位極人臣何晦摭言

裴晉公於藍田得一大筍破之有三四眼睛而香美過甚乃與爭序分食之晉公遺語

裴度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云雞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太平廣記

白居易裴晉公女几山刻石詩序裴侍中晉公出討淮西時過女几山下刻石題詩末句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武夫果如所言克期平賊長慶集

元和十三年晉公裴度征淮西命人深池濠得一石上有雕出文字爲銘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緑緑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持以獻度咸不能究有一卒賀曰元濟成擒矣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緑緑者言吳少誠由行間一卒擁十萬兵爲一方帥且喻其

滎也雞未肥者無肉以肥去肉巳字也酒未熟者以酒去水酉字也障車兒郎謂兵革之士也且須縮者謂宜退守其所也推是言之則巳酉日當克也苟未及期則可俟矣後冬十月生得元濟校其日果巳酉焉推卒爲裨將^(占書)

邵寶裴晉公廟碑郾城西北五十里有鎮曰裴城晉公討淮西嘗視師於此後人因以公姓命其城又以命其鎮^(摭言)

裴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句元白有得色時公為破題次至楊汝士曰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冷淡生活元顧白曰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西清詩話

裴晉公盛冬常以魚兒酒飲客其法用龍腦凝結刻成小魚形狀每用沸酒一盞投一魚其中清異録

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為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别之庾捧玩良久白曰此槐

瘦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庚曰其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譜㖟録

長慶中裴度為李逢吉所搆罷相敬宗立欲復用之逢吉大懼其黨張權輿作僞謡曰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欲以傾度天子明其誣卒相度唐書

裴令公常訓其子凡吾輩但可文種無絶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為萬乘之相則天也龍城録

裴度柳公綽同為西川武元衡判官公綽先入為吏部郎中度詩曰两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奉紫泥三公胥晉人也唐詩紀事

憲宗採鳳李花釀換骨醪晉公平淮回黄帕金瓶遠賜二斗舊通志

甘露之禍中書令裴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繚幽勝午橋作别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

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詩話

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羣羊散於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裝點也窮幽記

裴度集春池泛舟聯句劉禹錫上相公曰鳳池新雨後池上好風光崔羣送賈院長餞曰柳絲迎畫舸水鏡寫雕梁西池落泉聯句行式曰東閣聽泉落能令野興多禹錫曰噴雪縈松竹攢珠濺芰荷首夏猶清和聯句張籍曰惟思奉歡樂長得在西池又有西池送

白二十二東歸兼寄令狐相公聯句是西池落泉乃
午橋莊佳境也夢得分司至止聯句禹錫曰水軒看
翡翠石鏡戲蝳蝑童子能騎竹佳人解詠梅注陪遊
南宅之境是度宅在午橋莊南也又有宴興化池亭
送白二十二東歸聯句全唐詩註
裴度題南莊詩野人不識中書令喚作陶家與謝家白
居易和詩陶盧僻陋那堪比謝墅幽微不足攀何似
嵩峯三十六長隨申甫作家山詩序

裴度拜中書令以疾未任朝謝上巳曲江賜宴羣臣賦詩帝遣中使賜度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邱禱仍賜御札曰朕詩集中要有卿唱和詩故令賜此卿疾未差可異日進來御札及門而度薨唐詩紀事

裴晉公得特賜玉帶乃于闐玉也病亟具表返諸尚方自占辭曰内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合將歸地下又不敢留在人間謹以上進本傳

裴令公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爾晉公遺語

按裴公進士及第宏詞登科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叶贊憲皇平蕩宿寇爲盜愲入朝遇刼不能傷遂拜相前後爲小人害其才横議以惑上者多矣故其詩曰灰心縁忍事霜鬟爲論兵竟自爲蔡州節度使至郾城三師兵不敢逗撓纔四十日擒吳元濟

以獻明年平鄆州分青州兖州爲三道用韓弘父子田弘正父子兩家同時爲鎮皆掌强兵自古無之太和五年冊拜司徒兼侍中其年又拜河陽後二年又拜留守洛陽又拜司徒中書令仍依舊居守一年又拜留守太原一年又拜入輔凡六拜馮公以文業發身戎功佐主削平巨寇致位上台以台德終始於大位者近古儒生無比也李翺卓異記

裴諗爲學士一日加承旨上幸翰林諗寓直便中謝上

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歸謚蹈謝上以御盤果實賜之謚即以衫袖張而跪受上顧一宮嬪領下謚父度元和中君臣魚水之分遂於謚恩禮亦異焉東觀奏記

有時宰嘗招致將以好官命顧況況以酧柳相公詩荅曰相公何事喚狂生唐詩紀事

琴客宜城愛妾也宜城請老愛妾出嫁不禁人之欲而私耳目之娛達者也柳渾封宜城縣伯顧況詩序

白樂天之母因看花墜井後有排擯者以賞花新井之作左遷穆皇嘗題柱曰此人一生爭得水喫南部新書

白居易以詩謁顧況況戲之曰長安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古原草送别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于是稱歎唐詩序

白樂天一舉及第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時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遠近賦玉川記方流

詩𢹂謁李逢吉初不以爲意及覽賦頭曰憶下自人上達由君成德以慎立性由習分逢吉大竒之何晦摭言

白樂天爲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東坡詩話

樂天云餘霞散成綺別葉乍辭風等語麗矣不過於嘲

風雪弄花月而已故寄唐生云非求官律高不務文字竒惟歌生民病得顧天子知 碧溪詩話

白樂天與元微之嘗以竹筒貯詩往來賡唱和靖翁故常有帶班猶恐俗和節不防山之句每謂既有詩筒可無吟咏以助清灑一日許判司執中遠以癸牋分惠緑色而澤入墨覺有精采詢其法乃得之北司劉廉靖蹲采帶露癸葉汁用布擦竹紙上候少乾用温火熨之許嘗有詩云不取傾陽色那知戀主心此法

不獨便於山家且知二公有葵藿向陽之意又豈不愈於題芭蕉書柿葉山家清事

白居易除忠州刺史自峽沿流赴郡時秭歸縣令繁知一聞居易將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大書曰忠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詞居易覩之悵然邀知一至曰歷山劉郎中禹錫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詩于此怯而不爲罷郡經過悉去詩板千餘首但留沈佺期王無競皇甫

冉李端四章而已此四章古今絶唱人造次不合爲之與知一同濟卒不賦詩雲溪友議

樂天方入關齋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餽菊苗虀蘆服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醒酒蠻甌志

白居易爲忠州刺史寓達州宋王梅溪夔州十路詩賦詠窮三峽樂天在忠州苟不以直道亦如元與劉摭言

白居易和答元微之詩序頃者在科試間常與足下同

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詞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為文所長在於此所病亦在於此足下來序果有詞犯文繁之説今僕所和者猶前病也全唐詩序

白居易重寄微之詩注衆稱元白為千字律詩或號元和格三唐詩話

河陽石尚書破回鶻迎貴主過上黨偶逢水鳥鷺鷥引弓射之一發中目三軍踴躍其事上聞詔下美之白

白氏金鎖云書冊以竹漆爲糊逐葉微攤不惟可以久存字畫兼紙不生毛百年如新此宮中法也澄懷録

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缾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投缾倒取之抄録成書故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砌臺即今擦臺也王侯家多作砌臺以爲林觀之景唐張仲素詩云寫望臨香閣登高下砌臺林間見青使意上賜錢來即知

唐末有之太祖胡天王都尉家其子曰承裕幼時其父戲補砌臺使 楊文公談苑

白香山詩自言久官蘇州不置太湖一片石余以語張伯起伯起曰如此累心事香山不做余深服伯起此言然則天下事累心者多矣都丢下不做可使心不受累 雪濤談叢

白樂天題昭君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用意深遠思人

所不及思香山集中如此首亦難多覓雪濤詩評

劉禹錫歎鶴詩引友人白樂天去年罷吳郡挈雙鶴雛以歸詩序

元稹贈别楊員外巨源詩憶昔西河縣下時青衫顦顇宦名卑揄揚陶令緣求酒結託蕭娘只在詩可備隰城故事詩話

中大夫守秘書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白居易言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説以啟談端伏料聖心飽

知此義伏計聖聽飫聞此談臣故畧而不言唯序慶
誕贊休明而已聖唐御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十
四葉太和初歲良月上旬天人合應之期元聖慶誕
之日雖古者有祥虹流月瑞電繞樞彼皆瑣微不足
引諭伏惟皇帝陛下臣妾四海父母萬姓恭勤以修
已慈儉以養人戎夏乂安朝野無事特降明詔式會
嘉辰開達四聰闡揚三教儒臣居易學淺才微謬列
禁筵曾登講座天顏咫尺隕越於前竊以釋門義林

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靈山嶺岫若海津梁于大衆中能獅子吼所謂彼上人者難爲酧對然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既來敢不響荅　三教論衡

序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凡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雖波及他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無餘積可以槩見矣因讀其集輒敘而列之其爲校書郎曰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爲左拾遺曰月慙諫紙二千張歲愧俸

錢三十萬兼京兆户曹曰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
廩禄二百石歲可盈倉囷貶江州司馬曰散員足庇
身薄俸可資家壁記曰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罷
杭州刺史曰三年請禄俸頗有餘衣食移家入親宅
罷郡有餘資爲蘇州刺史曰十萬户州尤覺貴二千
石禄敢言貧爲賓客分司曰老宜官冷靜貧賴俸優
饒官優有禄料職散無羈縻官銜依口得俸禄逐身
來爲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閒居不可忘不赴同州

曰誠貪俸錢厚其如身力衰爲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閒人又問俸厚薄百千隨月至七年爲少傅品高俸不薄其致仕曰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其泛敘曰料錢隨官用生計逐年營形骸僶俛班行内骨肉勾留俸禄中其他人者如陜州王司馬曰公事閑忙同少尹俸錢多少敵尚書其將下世有達哉行曰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緡二三千但

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後之君子試一味其言雖日飲貪泉亦知斟酌矣觀其生涯如是東坡云公廩有餘粟府有餘帛殆亦不然對雨編

白樂天有感石上舊字云太湖石上鐫三字十五年前陳結之並無所經見全不可曉後觀其對酒有懷寄李郎中一絕句曰往年江外拋桃葉去歲樓中别柳枝寂寞春來一杯酒此情唯有李君知注曰桃葉結之也柳枝樊素也然後結之之義始明洪邁筆記

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豔因楊柳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千萬枝嫩於金色輭於絲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前詞上問誰作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居易感上知其名且好風雅又爲詩一章曰一樹衰殘委泥土雙枝榮耀植天庭定知元象今春後柳宿光中添兩星雲溪友議

白樂天劉夢得同生大歷七年壬子至武宗會昌元年辛酉皆年七十是歲樂天有詩云大歷年中騎竹馬何人得見會昌春今輒用此事爲詩奉寄其頷聯云詩名我愧劉賓客心事君真白樂天方虛谷壽序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故唐末之詩近乎鄙俚也墨客揮犀

唐人以白太傅爲廣大教化主清異錄

樂天長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讀者不厭其長元微之行宮詩才四句讀者不覺其短文章之妙也歸田詩話

白太傅女金鑾十歲忽書北山移文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錄之下黄私記

白樂天有姬善舞名春草小名錄

白太傅每一詩輙洗其筆林下清錄

樂天在河南自稱為醉尹以戶小飲薄酒酒譜

白傅用胡松節支琴金㵎變化篇

樂天語人曰吾已脫去利名枷鎻開清髙門戶但蓮龕

予毋丹不知何時可成自履傳

白居易侄曰羅兒龜兒皆是小字也宋楊伯嵒臆乘

白文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皆寫本寄藏

廬山東林寺又藏龍門香山寺髙駢鎮淮南寄語江

西廉使取東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經亂亦不復存其

後履道宅寫晉明僧院後唐明宗子秦王從榮又寫

本寘院之經藏今本是也後人亦補東林所藏皆篇

目次第非真與今吳蜀摹版無異春明退朝錄

王摩詰白樂天皆以詩人早有盛名晚而悟道然右丞逃禪世多知之不知白傅所得之更深也大都摩詰從寂欲入故多矜潔清淨樂天從知足入故多廣大自在學人晚年學道未離遊戲當以陶淵明王摩詰韋蘇州白樂天四部時玩可也望崖錄

皮日休七愛詩序爲名臣者必有真才以白太傅爲真才焉全唐詩話

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致仕馮翊吉皎年八十六前右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四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真年八十二前侍御史内供奉官范陽盧真年七十五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四刑部尚書致仕太原白居易年七十四已上七人合五百七十歲會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於白家履道宅同宴宴罷賦詩時秘書監狄兼謩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白居易集

會昌五年三月胡吉劉鄭盧張等六賢於東都敝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絶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于圖右與前七老題爲九老圖二老謂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歲歸落陽僧如滿年九十五歲白居易九老圖詩序

白樂天賜第履道坊既塟北邙勅命遊人至墳所者必酹酒至今墓前隙地泥潦迺賢北邙山歌君不見履

道坊中白太傅留客高堂醉謌舞至今三月看花人載酒去澆墳上土（譚賓録）

白傅姪敏中曾作諫官獻疏請叔謚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表墓那卒不賜謚及後在相奏立神道碑其文即李義山之辭也（賈氏談録）

白司徒敏中鎮劍南經忠州尋樂天遺跡賦詩曰南浦花臨水東樓月映風（唐詩紀事）

大歷中賣一女子姿首如常而索價至數十萬曰此女

子誦得白學士長恨歌安可他比文章九命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時為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雁門太守行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援帶命邀之讀書隅見

貞元中大理評事韓生僑居西河郡南有馬甚駿一日晨汗且喘若遠涉而怠者但以盜之夜出撲圉人明日復然圉人竊異夕闔扉隙窺之忽見家黑犬嘷躍

廐邊化爲黒衣丈夫鞴馬駕去門垣甚高鞭躍而過
曉歸下馬還復爲犬闔人不敢洩亦跡隨之乃得之
古墓間見一褐衣者曰韓氏名籍今安在黒衣人曰
收擣練石下新生一稚子俟有字仍編之名籍不敢
有忘闔人歸密告韓生生命以肉誘犬縋繫之遂窮
練石果得一軸書書親疎名其上而一子生甫月果
未字也於是鞭殺之集家僮鄰伍以弧矢兵仗往發
其墓得數犬毛色皆異盡殺以歸夫犬既靈怪且甚

乃爲一肉所誘何哉舊通志

呂諲少孤貧里人程楚賓財雄于鄉以女妻諲亦以諲才不久困厚分資贍濟所欲故稱譽日廣諲遂入京師第進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楚賓後爲衛尉少卿子震爲郎官譚賓録

陽城服用容稱其佳輙授之有陳萇者候城得月俸常往稱錢之美月有獲焉揮麈叢談

尤孔昭汾州人後圃亭壁上有古畫美女孔昭時時閲

之戲曰後伊一過豈吝千金中秋賞月酣飲之際一美女捧酒盒進曰妾隣女也郎君賞月故送以助清歡孔昭大悅懽恱達旦自是朝去暮來幾一月忽不復至其壁上畫亦亡舊通志

德宗時方鎮多製樂舞以獻河東節度使馬燧獻定難曲昭義軍節度使王虔休以德宗誕辰未有大樂乃作繼天誕聖樂以宮爲調帝因作中和樂舞樂書

唐憲宗賜李絳酴醾桑落唐之上尊也良醞令掌供之

宋賓筆酒譜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餐僧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鐘後二紀播出鎮淮南訪舊遊而題名處皆以碧紗幕其詩播繼賦二絶句三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三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有碧紗籠嘉話録

王播以元和五年登科嘗夢爲河南尹平旦視事有二

客來謁一衣紫而東坐一衣緋而西坐緋者謂紫者曰崙邦如何處置曰已决科遞出界訖覺乃書於誥牒之後别紙上後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至三日留守大將知水北院官與洛陽令及分司郎官偕至問答一如夢中遽命開篋取官誥所志者備焉乃是郎官家奴竊物而逃送縣縣斷如此前定録

閿鄉縣陳通方登第與王播同年播年五十六通方甚少因期集撫播背曰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遠及

第同贈官也播恨之後通方丁家艱辛苦萬狀播爲
正郎判鹽鐵通方窮悴求之郎不甚給時李虛中爲
副使通方以詩求爲汲引曰應念路傍憔悴翼昔年
喬木幸同遷播不得已薦爲江西院官唐詩紀事
晉人裴昌禹讀書數千卷於周官小戴禮尤邃性是古
敢言雖侯王不能卑下故與世相參差凡抵有位以
寡合行天下幾遍常嘆諸侯莫可遊欲一見天子而
未有路會今年詔書徵賢良昌禹大喜以爲可以盡

谿生平拊髀躍曰一觀雲龍庭足矣由是裹三月糧而西徂洛予以七言爲遊之資藉耳劉禹錫詩序

元稹黄明府詩序少時曾於解縣連月飲酒予嘗爲賊録事曾於竇少府廳中有一人後至頻犯語令連飛十二觥不勝其困逃席而去醒後問人前虞鄉黄丞也微之少年遊解亦可備南解故事詩序

虞鄉有山觀甚幽寂有滌陽道士居焉太和中道士嘗一夕獨登壇望觀庭忽見有異光自井中發俄有一

物狀若兎其色若精金隨光而出環遶醮壇久之復入於井自是每夕輙見道士異之後因淘井得一金兎甚小竒光爛然即置於巾箱中時御史李戎職於蒲津與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遺之後戎自奉先縣令爲忻州刺史其金兎忽亡月餘戎亦卒臨晉縣志

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海岳名言

楊炎食蒲桃曰汝若不澁當以太原尹相授河東備錄

苗帝師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驢

出都門貰酒一壺藉草而坐醺醉而寐久之旣覺有老父坐其旁因揖敘以餘杯飲老父愧謝曰郎君縈悒恥寧要知前事耶苗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簍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爲恠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及德宗昇遐攝冢宰

三日幽閑鼓吹

張嘉貞延賞弘靖次宗從嘉貞至弘靖掌綸誥繼世人以爲冠古絶今次宗又拜焉前古未有士林稱之卓異記

張弘靖聚書畫侔秘府先第在東都思順里盛麗甲當時歷五世無所增葺時號三相張家朝野僉載

宣宗將命相必採中外人情合爲相三兩人姓名撚之置香案上以枕覆之宰相闕必添香探凡以命草麻

上竊於李景讓竟探名不著有以見其命也續前定錄

畢諴被知於宣宗嘗許以相令狐綯忌之歷三鎮不得還還至太原求麗姝盛飾使獻綯曰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也不受使者留於邸諴亦放之即太醫李元伯之所進也

唐陽城爲諫議每俸入度其經用之餘盡送酒家酒譜

裴均在襄陽合燕有裴弘泰後至責之謝曰願赦罪而

取在席之器滿酌而納其器合坐壯之又有一銀海受酒一斗餘亦釂而抱海去均以為必腐脅而死使覘之見紗帽簂跕秤銀海計二百兩同上

劉禹錫送張盥赴舉詩序同年友尚書右丞衛大受兵部侍郎武廷碩當時偉人咸萬夫之望足以訂十朋之多也詩話

韓愈陸長源孟叔度邱穎楊凝周君巢同入董晉宣武幕愈寄隨州周員外詩陸孟邱楊久作塵同時存者

更誰人同上

韓愈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詩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讐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柳子厚劉夢得也三賢推侍從卓犖傾枚鄒高議參造化清文煥皇猷協心輔齊聖致理同毛輶三賢王涯李建李程也昌黎集

文章以蹈襲爲難昌黎作樊紹述誌稱其必出於已不

蹈襲前人一言一句觀絳守居園池記用瑶翻碧潋等語誠然矣歐公跋之以詩曰嘗聞繼守絳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無古歟窮荒探幽入無有一語結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法乃學盤庚書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筆學奇于韓愈學澁于樊宗師瑞桂堂暇録

畫録有名無跡者二十五人祁岳在李國恒之上一云乃祁樂之悞岑參有送祁樂詩杜甫畫山水障歌豈

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契丹山東人隋參軍六法兼修畫史

貝州宋廷芬之問裔孫五女皆警慧善屬文曰若華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貞元中並召入宫呼學士自貞元七年秘禁圖籍詔若華總領若昭嗣秩歷穆敬文三朝皆呼先生寶歷初若憲代司宫籍全唐詩序

長慶三年正月禮部侍郎王起奏曰伏以禮部放榜之後遠近誤傳非便請今年進士堪及第者本司考試

訖其詩賦先進中書門下詳覆勑下本司然後准例大字放榜從之呂榮義上庠録

盧簡能簡辭弘正簡求按使下書記必擇有文學得時稱者任之盧簡能兄弟四人並當嘉選時亦無比卓異記

賓處士名玉薄遊太原晚發泠泉將宿孝義陰晦失道夜投大莊云是汾州崔司馬宅主人翁延入敘及中表許妻以女是夕展禮宵方及半其女告玉曰此非

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汾州耳妾身奉君固無遠近生人不合久居此君速命駕嘗令篋疋百絹用盡復滿所到靜室獨居存想即至十年外可以同行玉乃辭去後逆旅中遇進士王勝蓋夷爲其所覺女絹事皆驗云時則元和中也舊通志

會昌三年王起三典貢場周侍郎墀時刺華州以詩賀之起荅和曰貢院離來二十霜誰知更忝主文場楊葉縱能穿舊的桂枝何必愛新香九重每憶同仙禁

六義初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見蓮峯之下欲徵黄門生亦皆和焉唐詩紀事

王𪗋文懿公起子性高簡常以光福里賔客多叓任永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侍起河中廬中條樂宛陵山水乃從崔璵于宣歙摭言

崔元靖爲邑令於五月望日戒部民勿得殺生有朱賽者冒禁射殺一兎吏執就訊元靖謂之曰汝故犯吾禁欲陽罰耶欲陰罰耶朱度陰道渺遠詭詞願之及

夜果見一黄衣吏來勾逮至公府仰望元靖冕服如王者坐堂上鞫勘如輪廻狀朱受杖而還時刁黄山有虎噬人靖遣胥吏孟完齎牒往攝之虎啣牒而至元靖數其罪當刑虎觸堦死太平廣記

柳公權自夏州入奏穆宗曰朕嘗於佛廟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拜侍書學士後兄公綽寓書宰相李宗閔言家弟本志儒學先朝以侍書見用頗類工祝乃改弘文館學士文宗復召侍書嘗夜召對於庭燭窮而

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從幸未央宮上駐輦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爲數十言稱賀上曰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上甚悦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嘉話録

柳公權論硯以青州石爲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石蘇易簡硯譜

柳公權書陰符經有會昌月日姓名爲馮玘借去未還

令知其子永稽能保惜在合肥江南文房物也書史

柳公綽有家法諸子仲郢皆束帶定省於中門之外公綽卒事公權如父每見未嘗不束帶爲京兆尹時遇公權必下馬端笏立公權暮歸必束帶迎侍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少改蘇氏家語

柳公綽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此兒也因小字起之本傳

柳氏序訓云余家昇平里西堂書經子史皆有三本一

本紙墨䉶束以鎮庫一本長將披覽一本次者後生子弟爲業澄懷録

柳公權書法結體勁媚自目一家文宗嘗召與聯句上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他學士亦屬繼上獨諷公權者以爲辭情皆足命題於殿壁字率徑五寸上歎曰鍾王無以尚也其遷少師宣宗召至御座前書紙三番作真行草三體奇秘之賜以器幣且詔自書謝章無限真行

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爲不孝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嘗書京兆西明寺金剛經有鍾王歐虞褚陸諸家法自以爲得意凡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嘗貯盃盂一笥縢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惟硯筆圖籍自鐍秘之唐書

武宗嘗怒一宮嬪久之既而復召謂柳公權曰朕怪此人若得學士詩一篇當釋然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

絶句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悦賜錦綵二百匹命宫人上前拜謝之太平廣記

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以顔籀注漢書丞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柳不當稱字然嘗觀逸少敬謝帖自云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自云范陽盧子先叩頭則古人稱字蓋或有之

法帖刊誤

柳仲郢爲諫議大夫後每遷必爲集升平第庭樹戟架皆滿五日乃散咸通五年拜天平節度使爲不復集卒於鎮六帖

會昌中壞銅像爲錢柳仲郢爲鑄錢使吏請以字識錢不答既淮南鑄會昌字久之僧反取爲鐘鈸云本傳

柳子厚善論爲文余以爲不止於文萬事有訣盡當如是況於畫乎何以言之凡一景之畫不以大小多少必須注精以一之不精則神不專必神與俱成之神

不與俱成則精不明必嚴重以肅之不嚴則思不深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則景不完故積惰氣而強之者其跡軟懦而不決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昬氣而汨之者其狀黯猥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弊也以輕心挑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圓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疎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弊也故不決則失分解法不爽則失瀟灑法不圓則失體裁法不齊則失緊慢法此最作者之大病也然可與明者道

郭熙林泉高致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於奇險則過之而温麗靖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東坡詩話

柳子厚守柳州日築龍城得白石微辨刻畫曰龍城柳

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𧦬制九醜此子厚自記也退之作羅池廟碑云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蓋用此事彥周詩話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師意望録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遠官耳夫生則柳樹死則柳木木者牧也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續前定録

呂溫嘲柳州柳子厚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柳管依

然在千秋柳拂天全唐詩話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敢當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閲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竹爲簟也梁簡文荅南王餉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笋乃謂桃枝竹簟也桃枝出巴渝閬杜子美有桃竹歌東坡詩話

柳子厚貞符晉說雖模寫前人體裁然自出新意可謂文矣宋景文筆記

薛平僕射出鎮浙西府元平曽有留別詩曰梯山航海幾崎嶇來謁金陵薛大夫毛髮竪時趨劒戟衣冠儼處拜冰壺誠知兩軸非珠玉深愧三縑郵旅途明日過江風景好不堪回首望勾吴平聞曽出境追還靡留數日曽又獻白馬詩曰白馬披鬃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去空留跡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逺臨風斜控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仔細看平曰若不留絆行軒那得覩其毛骨

遂以殊禮相待嘉話録

唐時黄河不聞有决溢之患唐書惟載薛平爲鄭滑節度使始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許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從事裴弘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他地疏導二十里以殺水悍還壖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此外無所紀蓋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而事不聞朝廷也而汴河亦不聞疏通之事惟鄭畋集

載爲相時汴河淀塞請令河陽節度使於汴口開導仍令宣武感化節度使嚴帖州縣封閉公私斗門感化即徐州也春明退縣録

唐薛逢詩云病來猶作晉春秋郝氏註以桓彛稱褚裒之言當之愚謂作者撰述也皮裏春秋不過言其内有褒貶耳何撰述之有此蓋指孫盛春秋以爲言耳林泉隨筆

薛季昶爲荆州長史夢猫兒伏卧於堂限上頭向外以

問占者張猷猷曰猫兒者爪牙伏門限者閫外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朝野僉載

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隋唐嘉話

河東李員居長安延壽里元和初室西隅有聲若韻金石俄有歌者音清越久不已數夕聞焉後至秋始六

日夜雨隤堂北垣明日得一缶僅尺餘制用金形狀奇古蓋千年之器也全唐詩序

進士趙合太和初遊五原夜臥沙磧聞沙中女子悲吟起問之自陳姓李家奉天城南小李村往省姊道遭黨羌擸殺於此今已三年倘能歸骨必有以報合如言收骨攜至奉天訪得小李村葬之明日見此女來謝曰吾大父有演參同契續混元經子能窮之龍虎之丹不日成矣合受之究其元微得度世同上

許渥開成初進士也嘗游河中忽大病親友環守三日蹶起取筆大書於壁曰晚入瑶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明日驚起又取筆改第二句曰天風飛下步虛聲兀然如醉良久漸言曰昨夢到瑶臺有仙女三百餘人一人自云許飛瓊遣賦詩及成又令改曰不欲世間知有我也既畢甚被賞嘆若有人導引得回逸史

唐薛能南園詩天子優賢是有唐鑑湖恩賜賀知章他

年我若成功去乞取南園作醉鄉山堂肆考

張延賞判度支有獄頗寃濫公召吏嚴戒旬日須了明日案上有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怒更促之明日帖子云五萬貫公亦怒明日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遂止不問所親問之公曰錢至十萬通神矣無不可為之事吾懼及禍不得不止也幽閒鼓吹

范希朝將赴鎮太原辭省中郎官既拜而言曰郎中有事但處分希朝希朝第一遍不應亦且恕至第三遍

不應即任郎中員外下手插打得插打爲造箭者插羽打幹言攢箭射我也嘉話録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掌牋表號曰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焉云其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即遣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滏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

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胡章女三鎮交締爲姻婭使蓋相接田承嗣常患肺氣遇暑益增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凉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勇武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宅中卜良日欲併潞州嵩聞之日夕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方深轅門已閉策杖庭除唯紅線存焉紅線曰主公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

安危非汝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公之憂嵩以其言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誠暗昧也遂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厚恩一旦失其疆土則數百年功勛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公憂某暫到魏境覘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二更可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却回也嵩曰倘事或不濟反禍之速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烏蠻髻

插金鳳釵衣紫繡短袍著青絲輕履胸前掛龍紋七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時常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紅線回矣嵩喜而慰勞詢事諧否紅線對曰幸不辱命又問曰無殺傷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又曰某於夜前三刻即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正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下傳呼

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内鼓
趺酣眠頭枕文犀枕前露七星劒前仰開一金合内
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壓鎮其上
然則揚威玉帳但期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
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烟微爐香
燼委侍人四布兵仗森羅或頭觸屏風鼾而軃者或
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褰其裳衣如病
如酲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

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鐘動野斜月在林忽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酧德聊副於咨謀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勞苦嵩乃發使入魏遺承嗣書曰昨來暮夜有客自魏中來云從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達正見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撾撾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怛絶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

私宴多其賜賚明日遣使齎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及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往當捧鼓後軍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里矣由是兩月之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焉往又方賴汝力豈可議行紅線曰某生前本男子游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

悲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症其愚以芫花酒下之婦與腹中二子俱斃是其一舉而殺三人陰力見誅罰為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禀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綺羅口窮甘輭寵待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達治慶且無疆此即違天理當盡殄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令兩地保其城池萬人保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

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别悉集賔僚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是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劒俠傳

李抱真鎮潞州軍資匱乏有僧爲衆所信公謂曰假和尚之道以濟吾軍如何僧曰無不可者公曰但言請

於毬場焚身其當自使宅穿一地道通連火作即潛入僧喜從之遂陳狀積薪貯油因為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公亦引僧視穴使不疑公率監軍僚吏膜拜以俸入檀施堆於其傍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計七日遂擊鐘舉火已塞地道矣須臾灰燼明日籍所施得數十萬軍資取足别求所謂舍利者選地造塔葬焉 珊瑚鉤詩話

歐陽詹遊太原悅一妓約至都相迎别後妓思之疾甚

乃刎髻作詩寄詹絶筆而逝唐詩序

代崇徽公主意金釵墜地鬢堆雲自别昭陽帝豈聞遣

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處用將軍同上

裴休字公美兄弟皆塾書誦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

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令一啖

肉後何以繼景仰撮書

裴休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附著數

萬言習歌唄以爲樂與紇干泉素善至爲桑門號以

相字　朧乘

裴休尚古好奇掌綸誥日有親表調授邑宰於曲阜者土人墾田得古器曰𥁒腹容三斗淺項㾗足規口短耳樸素古醜將蠹土壞者既洗滌之後磨礱之隱隱有古篆九字帶𥁒之腰曲阜令不能辯兖州有書生姓魯能八體書字者召至於邑出𥁒示之曰此大篆也非今之所行者惟某頗嘗學之是九字曰齊桓公會於葵邱歲鑄邑宰大奇其説及以篆驗則字勢存

焉乃葦致河東公之門公以爲麟經時物得以言古矣實之猶鐘玦部鼎也視草之暇輒引親友之分深者觀之以是京華聲爲至實公後以小宗伯掌貢舉生徒有以姦實爲請者裴公設食會門弟子出器於庭則離立環觀迭詞以贊獨劉舍人蛻以爲非當時之物近世矯作也公不悅曰果有說乎紫微曰具幼專邱明之書且載小白桓公九合諸侯取威定霸葵邱之會第八盟又按禮經諸侯五月而葬同盟既至

葬然後反虞虞然後卒哭卒哭然後定謚則葵邱之役實在生前不得以謚稱此乃近世矯作也裴公恍然而悟命擊碎然後舉爵盡飲而罷唐闕史

裴泊入相之年才四十四鬚髮盡白南部新書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於里中詰旦賦詩曰銀釭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北里志

以楚州刺史裴坦爲知制誥坦罷任赴闕宰臣令狐綯

擢用宰臣裴休以坦非才不稱是選建議拒之力不勝坦命既行政事堂謁謝丞相故事謝畢便與本院上事四輔送之施榻壓角而坐坦廵謁執政至休廳多輸感謝休曰此乃省台繆選非休力也立命肩舁使出不與之坐兩門吏云自有中書未有此事也人多爲坦羞之至坦主舉貢擢休之子弘上第時人云欲蓋而彰此之謂也東觀奏記

裴岳者久應舉與長興于左揆友善曾有一古鏡子乃

從神物也于於布素時得一照分明見有朱衣吏導從他皆類此賔護與岳微親面詰之云不虛旋亦墜失

尚書故實

裴延齡恃恩輕躁班列懼之唯顔少連不避延齡嘗畫一鵰羣烏噪之以獻上上知衆怒如是竟不用李肇

唐國史補

裴慶餘佐李公淮南幕嘗遊江舟子刺船誤濺水濕近坐公色變慶餘作詩曰滿額鵝黄金縷衣翠翹浮動

玉釵垂從敧水濺羅衣濕知道巫山行雨歸何脢捴言

胡鉦與裴慶曾犯分者擊以鐵蹄鐵蹄燈臺也同上

裴寛尚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極弊因命屈之與語大竒之遂爲見知以君才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所恵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撻之裴公益竒之其人乃張徐州幽閒鼓吹

裴寛善畫小馬宣和所藏一卷余嘗見之作山林間小馬十數蕭散閒適筆墨甚閒雅真奇作也畫史

裴冕性豪侈既素貴與服食飲皆光麗珍豐櫪馬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自製巾子工甚人爭效之號僕射巾太平廣記

裴敬中爲察官奉使蒲中與崔徽相從敬中回徽以不得從爲恨久之成疾自寫其真以寄裴曰崔徽一旦不如卷中人矣麗情集

裴淑字柔之元稹繼室也稹自會稽到京未踰月出鎮
武昌裴難之稹以詩相慰裴亦以詩答曰侯門初擁
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惟愁别近親黄鶯遷古
木朱履從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江正暮春 唐詩序
裴琰之作同州司戶年纔弱冠但以行樂爲事略不爲
案牘刺史譙國公李崇義怪之而問戶佐佐曰司戶
達官兒郎恐不閑書判既數日崇義謂琰之曰同州
事物固繁司戶尤甚公何不别求京官無爲滯此司

也琰之唯喏復數日曹事委積諸寮譏以為琰之不知書但遨遊耳他日崇義召之厲色形言將奏免之琰之出謂其佐曰文案幾何對曰遝者二百餘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後連紙千張仍命五六人以供研墨點筆左右免唯而已琰之不之聽語主案者略言事意倚柱而斷之詞理縱横文華燦爛手不停綴落紙如飛傾州官僚觀者如堵墻驚嘆之聲不已也案達於崇義崇義初曰司户解判耶户佐曰

司戶大高手筆仍未之奇也比四五十案詞采彌精崇義悚怍召琰之降階謝曰公之詞翰若此何忍藏鋒成鄙夫之過是日名動一州數日聞於京邑尋擢雄州司戶御史臺記

王相注太元經常取以卜自言所中多於易筮國史補

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憒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腹若內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爲流輩所尊龍城録

太原王涯别墅有佳木流泉居常書史自娱使客賀若夷鼓琹娱賔新書

永寧王相國涯居位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汝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敢復言柳玭家訓

王涯居永寧里名書畫以金玉爲奩軸鑿垣貯之重複固秘及被誅爲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唐書

王涯初爲大官名德聞望頗爲朝廷欽仰末年恃寵固位爲士大夫譏之其所居之地妖怪屢見知氣者以不吉語告之而涯廣自引喻曾無休退之意及伏誅時人謂王公禍至不省惑矣杜陽雜編

王沐者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而且窮以涯執相權遂跨蹇驢至京師索米僦舍經三十餘月始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簿尉耳涯潦倒無雁序之情太和九年秋沐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欲涯始一

召見欵曲而許微官處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其命及涯敗露伏法仇士良收王氏家族沐方在涯私第以爲族人被執而腰斬之同上

王忠嗣鎮太原以女韞秀歸元載載岐山人也久而見輕於王之親屬韞秀勸載游學載因爲詩別曰年來誰不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樹苦遭霜霰到秦封韞秀答曰路掃饑寒跡天哀志氣人休零離別淚攜手入西秦乃同入秦求舉載旋舉明

莊老文列四子科唐詩紀事

嶺南節度使太原王鍔祖廣州㕓榷所入與常賦埒又征諸蕃舶税於是財畜不貲日十餘艘載皆象犀珠琲與商賈雜出於境數年長安權家無不富鍔之財鍔性纖嗇官曹簾壞吏將易之鍔取壞者付船坊以緘箬每燕饗輒録其餘賣之以收利故鍔家錢徧天下鍔在藩子稷常留京視勢高下輕重以投貲焉嘗請籍坊以廣第舍作複垣洞穴實金錢其中鍔卒奴

告稷占沒所獻裴度爲言乃論殺奴長慶三年用稷爲德州刺史悉金寶媵侍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貲殺稷納其女爲媵綱目

王鍔附太原王翃爲從子以婚閥自高翃子弟亦藉鍔多得官又嘗讀春秋自稱儒者士頗笑之唐書

王鉷以寶鈿爲井幹引泉激霤號自雨亭酉陽雜俎

王鉷子準過駙馬都尉王繇以彈彈其節折玉簪爲樂既置酒永穆公主親視供具萬年尉韋黄裳長安尉

賈季隣等俟準經過饌具侑樂必素辦無敢忤意唐本傳

王方翼嘗夜行見長人丈餘引弓射仆之乃朽木也述異記

賓護張公云牧弘農日捕獲伐墓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間言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某以他事贖死盧氏縣南山堯女塚近亦曾爲人所發獲一大珠并玉盌人亦不能計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遣

吏按驗則塚果有開處旋獲其盜考訊與前通無異及牽引其徒稱皆在商州治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書皆怒而不遣竊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師貴人家矣公前歲自京徒步東出過盧氏復問邑中具如所說然史傳及地里書並不載此塚且尭女舜妃也皆死於湘嶺今所謂者豈傳說之誤歟矧貽訓于茅茨土堦不宜有厚葬之事則此塚果何人哉尚書故實

程逸人上黨人善符術遣崇節度使劉悟常用之素與蕭季平善季平暴死逸人馳視之謂其子曰爾父未及死山神召之耳遂書符一擲風捲去有頃季平甦曰令旦方起一綠衣人云霍山神召我約行五十里空中一朱衣人下怒目仗劍曰程斬邪追汝綠衣者懼奔去因與朱衣者還若逸人所學斬邪術朱衣人即所書符也舊通志

宿衞裴略試判落第詣僕射温彦博披訴不理略自云

能嘲戲彦博囘意與語指廳前竹令嘲應聲曰竹風吹青肅肅淩冬葉不凋經春子不熟虛心未得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又令嘲屏墻略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彦博曰此語似傷博略曰即扳公筯何止傷膊彦博慙而與官朝野僉載

許帥薛能方貴時秦宗權爲之吏嘗坐法笞背能口唱曰素脊鳴秋杖烏𩟐響暮廳乃命決宗權起兵首捕

薛令舉前詩續之曰刃飛三尺雪白日落文星遂害

能此亦見能之前識當與王衍為偶同上

李達初為閭鄉尉嚴綬未顯時過之達不禮方飯他客

不召綬後綬為河東節度達罷彭城令過并州晨入

謁不知綬也綬方大宴賓客召達至戒客勿起讓曰

吾昔羇旅閭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我今召客亦

不敢留君達慚不得去左右引出悸而瘖卧館數月

其佐令狐楚為請乃免唐書

温庭筠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嘗過淮南丐錢揚子院夜醉爲邏卒擊折其齒同上

温庭筠嘗得一句云蜜官金翼使徧於知識無人可屬久之自聯其下曰花賊玉腰奴予以謂道盡蜂蝶淸異錄

勑鄉貢進士温庭筠早隨計吏夙著雄名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尚

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隨州隋縣尉舍人裴坦之詞也庭筠字飛卿彦博之裔孫也詞賦詩篇冠絶一時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温李連舉進士竟不中第至是謫為九品吏進士紀唐夫嘆庭筠之冤贈之詩曰鳳皇詔下雖承命鸚鵡才高却累身東觀奏記

温飛卿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李濤衛丹張郃等詩賦皆榜於都同上

桑道茂居有二栢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

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埋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太和中温造居之發藏鐵而造卒_劇
_{異録}

温造遒遇左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辱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棄蔑典禮無所畏辱天子侍臣凡事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失之則亂所由生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則恭不廣法吏自恣則法壞閒元和

長慶時中丞呵止不半坊令乃至兩坊謂之籠街造
擅自尊大忽僭擬之嫌請得論罪帝乃詔臺官供奉
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中丞傳呼不得過三
百步會要
瓠戈喜任俠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厚給邮坐上坐自
稱荆卿從諫與定州戍將有嫌命戈取之因爲逆旅
上謁留飲三日乘閒斬其首他日又使取仇人乃引
不送者十餘輩劫之從諫不悅號僞荆卿後郭誼圖

禎虎戈族五朝小說

韋皋張延賞按韋皋初自鳳翔判官殿中侍御史權領隴州立殊功拜節度使及朱泚平入為右金吾將軍時延賞已為西川矣四年之代領玆鎮士林之中近古未有卓異記

鄭注艱險左道熒惑人主為天下側目鄭鎮鳳翔日有草如菌生於紫金帶上注既心有所圖乃喜為芝瑞識者以物反其所夫草生於土常也今生於金是反

常也鄭氏之禍將至其不久矣注又嘗置藥篋藥化爲青蠅萬數飛去注頗惡之數日不視事未踰月而誅焉杜陽雜志

翼城鄭注本姓魚冒爲鄭當時號魚鄭及用事人廋謂曰水族本傳

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盡薰麝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盡一蔕不獲小名録

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詩賦序曰予在九江出意造

雲藍紙輒分送五十枚其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表相思蓋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至宋景文詩云君軒結戀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又使六六三十六也彦周詩話

溫憲光啓中及第爲山南從事李巨川表述其淹屈曰蛾眉先妬明妃爲去國之人猨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何晦摭言

唐光啓元年溫泉民有死者瘞踰半月行人過之忽聞

地下人呼聲其家發冢視之則復生矣越歲餘乃死

隰州志

光啓年中左神策軍四軍軍使王卞出鎮振武置宴樂戲既畢乃命角觝有一夫甚魁岸自隣州來此較力軍中十數輩軀貌膂力悉不能敵主帥亦壯之遂選三人相次而敵之魁梧者俱勝帥及座客稱善久之時有一秀才坐於席上忽起告主帥曰某撲得此人主帥頗駭其言所請既堅遂許之秀才降階先入廚

少頃而出遂掩縮衣服握左拳而前魁梧者微笑曰此一指必倒矣及漸相逼急展左手示之魁梧者憒然而倒合座大笑秀才徐步而出盥手而登席焉主帥詰之何術也對曰往年客遊曾於道店逢此人纔近食案踉蹌而倒有同伴曰怕醬見之輙倒某聞而志之適詣設廚求得少醬握在手中此人見之果自倒聊宴設之歡笑耳有邊岫判官目覩其事玉堂閒話

柳宗元曰河東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吾固翹翹褰裳奮懷舊都柳河東集

司空圖隱於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人問之曰幽人筆正當如是汗漫録

司空圖菩薩蠻謂梨花爲瀛州玉雨清異録

司空圖以鏡爲金炯元亭涉筆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喏二字辯晉書所載石崇豆

粥咄嗟而辦爲誤以咄爲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命皆有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亦豈是以咄爲嗟古今語言因有各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嘆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是晉人一時語故孫楚亦云爾石林詩話

司空圖唐末竟能全節自守其詩有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誠可貴重又云四座賓朋兵亂後一川風月

笛聲中句法雖可及而意甚委曲彦周詩話

王禹偁曰人多以四皓二疏目圖惟僧虛中贈圖詩云道裝汀鶴識春醉野人扶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也又云有時看御札特地挂朝衣言其尊戴存誠非邀名也故圖詩曰十年太華無知已只得虛中兩首詩言得其意趣五代史論辨

鄭谷幼負雋聲司空圖許其爲一代風騷主而薛能李頻當世名士咸愛重之雲臺編後序

劇燕蒲坂人爲詩雅正十哲之一也後客王重榮被害

唐詩紀事重榮鎮河中燕投詩曰祇向國門安四海

不離鄉井拜三公重榮甚加禮敬竟以凌轢諸從事

受正平之禍客譚

黄筌舊寫花竹翎毛於孟昶殿畫六鶴因目其殿爲六

鶴殿當時稱曰黄筌畫鶴薛稷減價則薛少保畫鶴

之價久貴矣名畫錄

荆浩山水爲唐末之冠關仝嘗師之浩自號洪谷子作

山水訣為范寬輩之祖畫史

荆浩畫畢仲愈將叔處有一軸段緘家有横披然未見卓然驚人者范寛因青于藍又云李成師荆浩未見一筆相似師關仝則樹葉相似同上

唐昭宗以魏國夫人陳氏賜李克用陳襄陽人善書帝所愛幸欲急平邠寧故予之五代史

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九